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霏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五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宗祠聯扁殿宇及行禮等事竟若直敘則作書者並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細便爲識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卽有根底

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榮反照後來之蕭索

紅樓夢卷五十三終

紅樓夢卷五十四

第五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嬪娘席上躬身取下杯夾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

前因楊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仗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

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了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殺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况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

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眾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歎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僭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僭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

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眾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踪進了

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坑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歎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設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

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甚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

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曾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了頭一個捧着個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

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了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一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了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去盥來罷那裡就走大了腳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去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弔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設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了頭子拿小壺兒倒了一漚子在他手內寶玉嗽了口秋紋麝月

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嬾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嬾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聽說答應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裡

而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了鬢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甚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甚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甚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

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甚麼起的你先說大槩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眾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甚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

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眾人都道老太太甚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的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

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其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了鬢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了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甚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

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如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偕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認掉了下巴膈了罷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闖了說幾句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

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吃一口潤潤噪子再辨謊這一回就叫做辨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

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盃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了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

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

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棹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藍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

快歇着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

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甚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偈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

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強僧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在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嬪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見

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可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家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算甚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奏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簫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

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偕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稍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令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裡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說些甚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甚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眾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

小了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了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菓與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咽住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

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偕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們嘴功所以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偕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秀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棹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

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那一躁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却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嬌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秀嘴秀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

向李紉道借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
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繫起鼓來
小了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
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邊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
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
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得腸子疼
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
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
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
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曖曖

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
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
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着混
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
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
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
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史湘雲看了他
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着房
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
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只聽見撲哧的一

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拍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
掉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
姐兒道本八原是個聾子家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
大笑起來又想着先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
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
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着
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
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
也乏了偕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
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

笑道真真這鳳了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
提起炮仗來偕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
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
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
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
賈母便攬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攬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
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
將寶玉攬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儂没人疼的尤氏笑道
有我呢我攬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仗就
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

俗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稔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嗽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甯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

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於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問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閑脫襲人

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却見平日寶玉
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拏杯放寶玉唇邊寶玉卽一氣飲乾
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節固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
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

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
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一
是黛玉婚阻之模樣

聽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

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雖
是文章變換法卽是暗伏以後喪敗諸事
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紅樓夢卷五十四終

紅樓夢卷五十五

第五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慣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甚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尙德不尙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